
哥本哈根 — ICANN 董事会与一般会员联合会议
欧洲中部时间 2017 年 3 月 14 日（星期二）— 9:45 至 10:45
ICANN58 | 丹麦哥本哈根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

(RINALIA ABDUL RAHIM): 请大家就座。我们开始吧。

大家早上好。大家好，我叫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我是 ICANN 董事会成员。本次参加会议的双方是 ICANN 董事会和一般会员社群，今天的议程安排是这样的，我们将先讨论解决一般会员提交给董事会的问题，然后再讨论解决董事会提交给一般会员的问题，如果还有其他来自底层的问题，我们将在那之后讨论解决。

现在，欢迎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期间请大家畅所欲言。

能否将一般会员提交给我们的问题显示在屏幕上？

艾伦·格林伯格

(ALAN GREENBERG): 不过，在这之前...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好的。艾伦，你有什么话要先讲吗？

艾伦·格林伯格： 是的，我有一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请讲。

艾伦·格林伯格： — 一个开场介绍。我要介绍 —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请尽量简短些。

[笑声]

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两个 ALAC 的人讨论起来了。很有趣。

艾伦·格林伯格： 开场之前，我想先介绍两个人。自上次会议之后，我们任命了两位新的 ALAC 会员，其中一位是哈维尔·鲁阿 (Javier Rua)，来自北美的提名委员会指定人，你怎么不站起来或者挥挥手什么的。

[笑声]

还有一位是巴斯蒂安·高斯林斯 (Bastiaan Goslings)，坐在……我没看到。巴斯蒂安刚刚被 EURALO 任命，接替维若妮卡·克雷楚 (Veronica Cretu)，后者刚刚当选 EURALO 会员，但不得不在几个月内辞职。请大家认识一下这两位新人。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话筒还给你。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谢谢。顺着你的开场，我想说，也许这个房间里的人并不一定互相认识，或许我们可以轮流介绍一下自己，从你开始，莫琳。

莫琳·希亚德

(MAUREEN HILYARD): 大家好。我是来自库克群岛的莫琳·希亚德，我是 ALAC 代表和 ccNSO 联络人。

阚凯力 (KAILI KAN): 我是提名委员会指定人阚凯力，来自亚太地区。来自中国。谢谢。

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 我是谢林·查拉比，来自 ICANN 董事会。

塞温·欧耶迪吉

(SEUN OJEDEJI): 我是塞温·欧耶迪吉，来自 AFRALO、ALAC。

哈罗德·阿科斯

(HAROLD ARCOS): 我是哈罗德·阿科斯，来自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是 LACRALO 的 ALAC 成员。

阿莎·合美嘉妮

(ASHA HEMRAJANI): 我是阿莎·合美嘉妮，来自 ICANN 董事会。

卡勒德·库巴

(KHALED KOUBAA): 我是卡勒德·库巴，来自 ICANN 董事会。

阿尔韦托·索托

(ALBERTO SOTO): 我是阿尔韦托·索托，是 LACRALO 的 ALAC 成员。

提贾尼·本·杰马

(TIJANI BEN JEMAA): 我是提贾尼·本·杰马，非洲区的 ALAC 副主席。

克里斯·狄思潘： 大家早上好。我是克里斯·狄思潘，来自 ICANN 董事会。

艾伦·格林伯格： 好的。我是艾伦·格林伯格，来自 ALAC。

乔治·萨多夫斯基

(GEORGE SADOWSKY): 我是乔治·萨多夫斯基，来自 ICANN 董事会。

霍莉·雷谢

(HOLLY RAICHE): 我是霍莉·雷谢，来自 ALAC。

巴斯蒂安·高斯林斯： 巴斯蒂安·高斯林斯。很高兴来到这里。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我是 EURALO 的 ALAC 成员，来自荷兰。谢谢。

里昂·桑切斯

(LEON SANCHEZ): 我是里昂·桑切斯，是由提名委员会任命的 LACRALO 的 ALAC 成员。

史蒂夫·克罗克

(STEVE CROCKER): 我是史蒂夫·克罗克，来自 ICANN 董事会。

罗恩·达席尔瓦

(RON DA SILVA): 罗恩·达席尔瓦。

史蒂夫·克罗克: 你确定吗?

罗恩·达席尔瓦: 当然，之前的拼写有误。是罗恩·达席尔瓦。我来自 ICANN 董事会。

加斯·布鲁恩

(GARTH BRUEN): 我是加斯·布鲁恩，来自北美的 ALAC。

哈维尔·鲁阿-赫维

(JAVIER RUA-JOVET): 大家早上好。我是哈维尔·鲁阿-赫维，北美的提名委员会指定人。我来自波多黎各。大家早上好。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 谢谢。我还想跟大家说，董事会的其他成员也正在观看和收听本次会议，他们也会适时参与进来。

好了，我们先从问题开始。

我看到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Olivier Crepin-Leblond) 刚刚进来，我会给他做个介绍。

艾伦，先开始吧。

艾伦·格林伯格：

我想提醒一下，等下可能会有非英语的其他各种语言发言，所以如果有谁需要耳机，那么尽管去用。

好吧。董事会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的成员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到第 2 工作阶段 CCWG 问责制工作中，我想请塞巴斯蒂安·巴肖莱来谈谈在这个工作阶段的人员的实际工作情况。或者这两个工作阶段的情况。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现在是塞巴斯蒂安在发言。谢谢。在这里有来自 ALAC 的会员，也有来自董事会的部分成员。我是其中之一。目前有九个工作分组。

在 CCWG 问责制第二工作阶段，整个 ICANN 组织以及来自不同地区的大约 30 位一般会员都在某些工作组中有参与，有些工作组中的参与者在 5 到 10 位之间。每个工作组都有五个人开展工作。要知道，有些工作组还会有专人负责为团队制作报告。就像 SO/AC 问责制工作中那样。对于监察官和某些其他工作组也是一样。因此，我们成员的参与非常重要。当然，这只是隐藏的冰山一角，其他部分将由奥利维尔来揭晓。谢谢。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塞巴斯蒂安。我认为这很值得一提，要知道，我们可以数出每个工作组有多少人，通过一些方法，也能算出有多少活跃参与度。

我认为每个工作组中应该有一到两位非常活跃的成员，包括管理小组的报告员，在这些方面，我们都不是沉默的人。

奥利维尔，请你稍微谈一下我们一般会员的情况，让我们对第 2 工作阶段中实际正在进行的工作增加点了解。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好的。非常感谢，艾伦。我是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我是 ICANN 进化工作组的主席，这个工作组的前身是 IANA 协调工作组，在第 1 工作阶段中同时处理 IANA 管理权移交工作和第 1 工作阶段问责制工作。在进展到第 2 工作阶段后，我们对小组进行了重新命名，我们的工作方式是每两周召开电话会议，或者在工作阶段的任何时候产生新情况时召开电话会议。

正如塞巴斯蒂安所说，在每个工作阶段我们都有成员参与其中。不过他没有提到，参与的成员来自各个地区，所有不同的 RALO 和不同地区都有代表，参与到各个工作分组的工作中。

具体的工作方式是，当我们的代表或者所谓的联络人提供了工作情况更新时，我们会随后展开讨论，确定是否需要采取必要的行动，是否需要把相关工作分配给某个工作组，或

者是否应当通过 ALAC 主席知会 ALAC，当然 ALAC 主席会出席所有的电话会议，并执行相关决议。如果需要回应某项意见，无论是正式的公众意见还是在某个工作阶段针对成员展开的非正式调查，我们都会以整个工作组的名义回应，然后通过我们的代表反馈给工作阶段中的小组，如果需要 ALAC 做正式的回答，我们也会通过正式渠道进行反馈。

重要的一点是，这种方式并不是一次性的偶发工作。而是一个持续性的工作模式。我们有些电话会议的参与者众多，具体取决于会议讨论的议题。有些电话会议则参与人数较少。不过所有的电话会议都会录音存档，这样我们的所有会员，我指的是遍布全球的所有一般会员组织代表和个人会员，都能够听到这些录音并看到转发的相关文档。

我们不会仅仅把人们引导到工作阶段页面去，因为有时候很难查找浏览。实际上，我们会把这些文档的某些部分复制出来放入我们的议程，这样所有的会员就都能够轻易看到。从而获得相关信息。

此外，我认为我们已经做得足够到位了，所以很少有人会测试我们的一般会员组织：“你们对正在进行的工作了解多少？”我认为迄今为止我们收到的建议都非常有用，在各个工作阶段的人员都不仅仅只是站在自身的角度发言，他们都深知，我们的整个社群是他们的坚实后盾，所以他们敢于也能够发表意见，即使有时候这些意见可能与整个工作阶段的

整体感觉相悖。这对于他们而言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在工作小组中，他们可能会感到一些隔阂。

目前我所知道的也就这么多。谢谢。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奥利维尔。

在某些 RALO 中，我们也有一些工作正在进行。有时候可能是在月度会议中做报告，有时候是更积极主动的工作。

我想邀请一些人来做一下简短的陈述。

先从提贾尼开始。

提贾尼·本·杰马：

谢谢，艾伦。我是提贾尼·本·杰马。

在 AFRALO，我们很积极地投入在第 2 工作阶段的工作。我是委派到 CCWG 的 ALAC 会员。也是 CCWG 和第 2 工作阶段的正式成员。我很积极活跃，我参与了四个工作分组，但很快我意识到，如果要工作得更有成效，是不可能在超过一或两个工作分组中保持活跃的，所以我开始专注于两个分组，分别是人权和司法管辖权这两个颇具争议的分组，在第 2 工作阶段中活跃的人并不止我一个。我们有塞温·欧耶迪吉，他是第 2 工作阶段中最活跃的人之一，还有巴拉克等活跃成员。

我们在社群的月度电话会议上做了有关第 2 工作阶段工作的报告，我们还在扩大会议，以及 ICANN 大会的 AFRALO/ICANN 会议上陈述了我们在第 2 工作阶段的调研成果，所以我认为 AFRALO 在第 2 工作阶段中非常活跃。谢谢。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来自 LACRALO 的志愿者阿尔韦托·索托，他将用西班牙语发言，陈述 LACRALO 在第 2 工作阶段中的相关工作。

阿尔韦托？

阿尔韦托·索托：

我将以西班牙语发言。

谢谢，艾伦。我们 LACRALO 的很多人都在积极工作，在第 1 工作阶段中，我们也有不少人参与其中，而且也颇为活跃。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进入第 2 工作阶段，分散在不同的工作组中。我们是怎么工作的？

我们把关心的问题以及正在工作组内讨论的问题带回 RALO。我们会进行磋商。然后我们得到来自 RALO 的反馈，RALO 是 ALSes 的活跃成员，负责与最终用户相关的活动。

因此，我们的工作方式完全体现了自下而上模型的有效性。

我们得到信息，传达上去，然后获得反馈，推动协商，最终提出必要的建议。

由于参加了多个工作组，我没有太多时间睡觉休息，我每周有八九场会议，有些会议在凌晨 2 点，有些在下午 2 点，我们希望能让澳大利亚的同事，比如沙里尔有时间睡觉休息，但我也希望能有时间睡觉休息。因此，我们得尝试平衡工作量，我们中有很多人都很活跃，但幸运的是，这么活跃的人还有很多。我们常常在凌晨 2 点或下午 2 点开会，孜孜不倦。非常感谢。

艾伦·格林伯格：

非常感谢。

奥利维尔想再占用 20 秒时间。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是的。谢谢，艾伦。我是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有两件关于 ICANN 评估小组的事情。如果 20 秒说不完的话，我尽量控制在 30 秒。

两件事。

第一，我的确说过我们应该举行双周电话会议，但是如果出现什么困境以及需要确定某些事项时，我们应该一周举行两次电话会议，就像在 IANA 管理权移交工作中那样。

第二，电话会议通常时长为一小时，但最近常常达到一个半小时，或许可以改为两小时。

第三，我前几天听到这样的言论：“噢，一个人要了解工作阶段中正在进行的所有工作，简直是不可能的。”

得益于我们今天的这场讨论，我想在上次电话会议结束时，应该有 30 个人对工作阶段中正在进行的所有工作有所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谢谢。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奥利维尔。

下一个问题是：什么政策 — 对不起。不 — 我拿到了。谢谢。

问题是：为了保证工作的按时完成，董事会或 ICANN 组织可以采取何种行动来促进参与？除了采取鞭策或者类似手段，我不确定你们能怎么做才能保证工作的按时完成。关于促进我们的参与，一般会采取短期介入的方式。阿尔韦托，有请。

阿尔韦托·索托：

我是阿尔韦托·索托。我将以西班牙语发言。

董事会可以做什么？在解释这个之前，我必须得先阐述一下 RALO 的工作，但要解释 RALO 的工作，我又得先阐述 ALSes 的工作。

在 24 号之前，也就是公共评议期后，我将分享一些数据，展示我们的 ALSes 在 LACRALO 的工作。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开展了许多活动，例如互联网主题月、互联网主题日、电台广播、电视节目。他们在高校分发电子图书、与大学达成协议、在大学举办讲座等等。我们接到过来自本地、区域，甚至国际的讲座邀请。我们做了很多有关互联网治理方面的讲座。我们还有一个 ALS 正在筹备南方互联网治理学校。在短短几年间，已经有 7,500 名学生参与进来，还有超过 50,000 名远程参与者。我们有些 ALS 的会员超过 7,000 名，他们一直在线上组织研讨会，同时也在大学、律师协会、会计师协会等等举办面对面的研讨会。所以他们的活动非常频繁，甚至我们中的有些人都不清楚有哪些活动。RALO 在做什么？RALO 为了配合 ALS 的活动，协调 ALS 的一切需求。

我们还会调整策略，为他们提供执行相关协调任务所需的培训。RALO 还会协调 CROPP 计划的使用，而通过 CROPP 计划的差旅规划，也让我们能够在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分别设立一个 ALS — 抱歉，不是通过 CPOPP 计划，而是通过 ALS 本身的差旅规划，从阿根廷到玻利维亚，我们在那里举办了两场关于互联网治理的会议。

在所有此类会议中，我们都会谈到 LACRALO、ALAC、ICANN，也会常常描述 ICANN 的生态系统。

最近我们也已经有过一些经验，我们将试着对被人问到的问题进行回应。

上次我们在乌拉圭谈论 ICANN 生态系统。我在(一个名称)，一个律师组织发表了讲话。我是该组织的成员之一。当来到 IANA 项目的尾端时，我从法律角度谈到了 IANA 合同，内容涉及了所有已经发生的法律问题。

这些就是我们举办的会议类型。LAC RALO 协调所有这些工作，包括我们与 ALAC 的关联，从而解决我们所有关心的问题。董事会可以如何帮助我们？

艾伦·格林伯格：

你是否可以继续谈谈董事会可以如何帮助我们，以便使我们在第 2 工作阶段发挥更大作用。

阿尔韦托·索托：

好的。我们需要翻译文档，不是说所有文档都需要翻译，而是要翻译其中的大部分，因为在相关领域工作的人们需要有书面的文档，这样他们可以通过翻译服务参与到电话会议中来。

我认为要实现我们孜孜以求的多元化，翻译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服务。谢谢。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阿尔韦托。

我想说，在某些主要会议中，如果有口译服务的话同样是极好的。再次强调，要让其他相关人员都能听到会议内容，即便他们可能当时并未活跃参与。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所以我希望会议可以更具互动性。倾听来自社群的意见和评论是很重要的。不过如果你想要与董事会互动，那么需要尽量使发言简短些，这样董事会就能对你的回答做进一步提问。否则，我们可能没办法讨论完余下的问题。

我想请 CEO 就口译、附加口译和翻译服务发表一下意见。
你有什么意见吗？

马跃然 (GORAN MARBY)：这个话题已经被问过很多次了，尤其是在工作组中。这是一个多方问题。基本上，我们希望为每个人做好每件事，但是我们也有成本限制。

我们做过一个简短的计算，可能不算太科学。我们每增加一种语言的完全支持，那么每年将会花费大约 700,000 美元。所以完全支持的成本大概就是这么多。当然，这也是在预算制定流程中社群会关注的地方。

如果实际的工作组需要更多支持，我们必须得关注成本和员工资源能否承受。谢谢。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谢谢跃然。

提贾尼，你有什么回应或者问题吗？

提贾尼·本·杰马：一个小建议。我非常理解你对于翻译和口译服务成本问题的关注。但第 2 工作阶段的工作对于 ICANN 的未来至关重要。如果只有说英语的人员参与其中，我认为你们可能无法获得面面俱到的社群意见。谢谢。

马跃然：我不表示否认。关于这项提议，我也是很晚才知道的。我在另一份公众意见中说过将会仔细调研一番，从实践角度看看是否可行，毕竟抽调出翻译人员和制作翻译抄本并不是一件易事。目前我们还没有现成的资源。谢谢。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哈维尔。

哈维尔·鲁阿-赫维： 早上好，总裁先生。我是哈维尔·鲁阿-赫维。有一个问题提给 CEO 和/或董事会。除了全面支持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支持层级？因为你刚刚提到全面支持需要耗费数十万美元的成本。是否有 75% 支持层级，或是 50% 支持层级？谢谢。

马跃然： 我已经说过几次了，我注意到这一提议的时间很晚。我们还没有做过分析。

我们也不会从结构上完全否决。我们只是想尝试从实践角度找到最佳的方式。所以我们并没有打算视而不见。从个人角度，我认为找出新的方式来为参与其中的人提供支持，对我们很重要。互联网用户正越来越多 — 我在公开讲话中谈到过这一点。我们必须得找到更好的方式方法。

当我们讨论到新内容时，我必须得一直提到“成本”，因为这样也可以让你们意识到在预算制定期提供意见是多么重要，你们实际上可以帮助社群提出意见，告诉我们，你们想要在某些事情上投入更多资金，实际上这也是在为我们提供指导。

具体到这项提议，我需要去研究一下机制。谢谢。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我认为这是来自 CEO 的建设性意见回馈。

我们是否该转到政策问题了？

发言人（姓名不详）： 是的。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董事会向一般会员提问：你们工作组的优先级最高的政策或建议议题是什么？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我准备读出来。但下一个部分讨论到我们的问题时，需要使用我们准备的幻灯片。到时候看看是否准备好了。

这次我将读出来。噢，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转到幻灯片 3。

就是这里。谢谢。

这基本上是按优先级排序的。不过可能每周，甚至每天都会有所变化。不过可以确定的是，首要的工作方向，是在一般会员审核方面。下周会有一项公众意见征询终结。当然由于审核工作的性质和内容本身，我们投入了大量的工作资源。我说的“我们”是指所有的 ALS 等组织。

第二项是实际地解决审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而不是任由问题产生影响。这是一个我们已经运作了将近一年的流程，尝试让组织外围的人员提升效率。

第 2 工作阶段是主要的关注点。新通用顶级域的所有方面、新的流程、CCT 审核小组、IDN 问题也是主要的关注点，当然还有 WHOIS/RDS，我们无法忽视。然后还有持续不断涌入的公

众意见。我们不会回答每个公众意见。但如果认为有相关性，我们就会进行处理。就是这样...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谢谢，艾伦。

跃然，你对上一个问题有补充？

马跃然：是的。因为我刚刚从我的团队成员处得到最新的信息。抱歉，我不是什么都知道。实际上，我们在 18 财年的预算中加入了对于英语电话会议提供字幕选项的提案。那样就能让非英语人士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到会议中来。抱歉，我也是 30 秒之前才知道这件事的。

[笑声]

艾伦·格林伯格：我想补充一下，其实我们也在针对其他一些语言制作字幕。

马跃然：非常感谢。

艾伦·格林伯格：不客气。

马跃然： 上午好。

[笑声]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上午好。我们非常感谢这项工作。

 克里斯·狄思潘。

克里斯·狄思潘： 谢谢里纳利亚。

我想对一般会员审核提一点建议。我知道，有不少来自社群，来自一般会员社群的人很关注报告和建议，而且也有很多讨论正在进行。

我想说两件事。第一，如果组织被审核的非常多，那么总是会激起对审核本身的惊恐之类的反应，记住那样的反应很重要。那是相当正常的反应。

但我想鼓励大家去做的是，如果可以的话，请尝试将你们的响应分离成两块。我听说，大家都会关注在建议这一点。但我希望看到的是：你们对他们提出的问题有什么想法？忘掉建议。你们对他们提出的问题有什么想法？

如果关注整件事情的话 — 我们不太喜欢这个建议，因为它实际上忽视了报告的基础，也就是“我们认为这里有这些问题。”

所以如果能够在建议中以各种角度但又切题地发出意见和反馈，我们将非常欣赏。谢谢。

艾伦·格林伯格： 你一定仔细阅读过我们的响应。

[笑声]

我们非常清楚，在分析中有哪些是我们支持的，哪些是不支持的。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非常同意分析结论。实际上，我们同意大部分的建议。但在很多建议的实施层面，我们也确信是存在问题的，正如我们讨论的一样。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目前有两个人在排队准备发言。先有请霍莉·雷谢，一般会员审核工作组主席，然后有请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霍莉？

霍莉·雷谢： 克里斯，非常感谢你的意见。我非常想强调，我同意艾伦刚刚的话。

我们的工作就是关注已经出现的问题。有些情况下，我们会说，你提出的问题已经不再适用于我们的组织了。但是要想解决那些问题，应该采取特殊方式。所以你们通常看到的响应都不是负面的，往往都是：是，好的，你提出了合理的问题。我

们对这些问题很有兴趣。而我们会考虑用更好的方式来解决问
题，那就是我们所关注的。谢谢。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谢谢，霍莉。

塞巴斯蒂安？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谢谢，克里斯。我认为，董事会里负责审核的一组人员考虑一
下这个会比较有趣。我认为审核应当基于事实，而不仅仅是基
于提案，因为仅仅四个人怎么可能比已经参与到工作中的成百
上千人更有智慧呢？

事实上，他们做做提案就好，不应该给出建议。对于他们而言
这样的方式太强势，即使他们可能非常有智慧，但对于这个议
题而言，他们的了解也很有限。所以我认为，只让几名专家承
担这项工作是不合适的。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一 组织效率委员会将会监督组织审核，我想说的是，我们
确实考虑到这些问题了，而组织审核也有一个学习机制。
因此后续的审核将会吸取先前审核的经验教训。

所以根据一般会员审核的经验，董事会组织效率委员会
(OEC) 在周日举行了一场会议，会上决定将审核分成两个部

分，即评估部分和建议部分。实际上，建议部分将来自社群，审核后，社群就会看到评估结果。提名委员会审核将首先从这个经验中获益。

根据与提名委员会审核工作组成员的讨论，他们甚至还想要更进一步，在评估和建议之间，设立一个问题定义阶段，这样就可以对建议将要解决的问题划定范围。我认为，这个想法非常有建设性，非常好。

但抱歉的是，你们必须得经历这样一个阵痛期，但这对未来无疑是改进的一步。谢谢。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里纳利亚。

我们故意没把审核问题放进本次议程，因为这个问题可能会占用全部会议时间。我不确定我们会在这个问题上深入讨论到什么程度。

现在我想指出幻灯片上的第二项 — 解决建议的核心问题。这是我们已经努力了一年多的问题，早在审核开始前就已经开始着手解决了。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谢谢。我想将会议开放给董事会成员，就一般会员提出的政策和建议优先级提出任何问题，请基于列出的几项，提出可能的问题。如果你们没有问题，我们将讨论下一组问题。

奥利维尔，对于董事会和社群，你有要问的吗？

[笑声]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是的。非常感谢，里纳利亚。

我本应该先向董事会提问，但我准备等一下。不，我不会那样做。

只有一件事要补充。我认为对于我们的许多一般会员组织，这种审核也相当于一个让人警醒的事情。有时我们都会陷入自己的幻觉当中，觉得我们干的不错。我们不是做得很好吗？然后互相鼓舞着。

我认为审核中的许多内容都真的能让我们擦亮双眼，重新思考，好吧，也许我们做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这种审核确实是从外部眼光来审视，从 ICANN 的其他部分和外部世界来审视，我们做得并不好，我们的确需要做出改进。

昨天 RALO 举行了一场会议，许多与会者，包括一般会员组织都参与了讨论，我们看到大家都积极参与进来了，因为他

们确实开始觉醒和思考：好吧，我们得要加快目前正在开展的工作步伐。尤其是，我们得好好讨论一下正在开展的工作，因为这些工作中的大部分都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并没有忽视问题，告诉自己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做的事情很多，但讨论的还远远不够。所以除了审核本身，我们还必须得做这些工作。谢谢。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谢谢。所以我认为这是很好的副作用。非常好。

有请谢林。

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

艾伦，关于那个列表，你过去常常会把保护措施和 PIC 放在议程的首要位置。这次也同样包含在其中一项里吗？还是说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加进来？

艾伦·格林伯格：

是包含在内的，也许我应该在这里加个“等等”。但现在，很明显该活动目前并没有什么进展。实际上已经完结了。该项责任将在未来的流程中转交给 PDP，并由 CCT 来汇总。他们的议程中会包含这部分内容，我们现在在等他们的中期报告。

我积极参与过 PDP 流程，目前还没有讨论到这部分内容。这是 CCT 的问题，我们会在他们的报告中看到相关内容。但我们自己还没有采取任务行动。你知道，最近召开的会议实在是太多了，所以...

不过我们的兴趣并没有减弱。最近刚刚通过共同协定，我们将这部分内容移交给那两个工作组。

谢林·查拉比

谢谢。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我有一个问题，是关于 ccNSO 的字符串相似度进阶处理审核小组的。我们知道，以前一般会员会支持 ccNSO 的立场和报告。现在是否有变化？我听说你们也与 SSAC 进行了沟通？

艾伦·格林伯格：

我们与 SSAC 进行了沟通。我们还将与 ccNSO 进行沟通。具体的日程是在周四上午，我们将会进行讨论。到时候我们将会出一个声明，公布我们的进展，或者保持目前的情况，或者通报其他情况。我不打算预测 ALAC 会怎么做。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谢谢。

艾伦·格林伯格：

这对我的健康不利，即使我预测对了。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我们是否该转到下一个话题？

艾伦·格林伯格： 好的。最好这样。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让我们转到接下来的问题。是由一般会员提交给董事会的问题。

艾伦，请讲。

艾伦·格林伯格： 好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再次说明，我们本意是想简短些的。我们不想过多关注它，但也确实想将问题提出来。直到引起董事会注意，从而获得董事会的响应，那样最好。我们真心觉得像是在舞动红旗引起关注。

请播放下一张幻灯片。

我们发现会议越来越来难于安排，注意我说的是“我们”。一般会员中涉及详细的会议安排的主要人员是我们的员工、我自己以及里昂。但在去年，会议安排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和紧密。

无论是在我们的正式安排中，还是内部会议的议程中，最后一刻调整的次数也更多了，这让情况变得更糟了。冲突情况也正在加剧。

我在想，尽管社群参与到了区块时间表的设定，但当所有的 AC 在期限前将详细安排提交给我们，等我们再来审视时要进行任何改动已经太迟了。所以这简直就是个无法逾越的障碍。

目前我们面临的特别问题是，新的会议战略让 GNSO 在会议间隙举办面对面的 PDP 会议，这明显会与我们的会议安排相冲突。GNSO PDP 对所有人开放，这当然很好。不过虽然对所有人开放，但人们有时却不能参加真正关键的面对面会议，这就有点问题了。

周六上午，我就没有参加我们的所有会议，而是去参加了 GNSO PDP 关于未来的 gTLD 的会议。听到别人也有这样的想法时，我会感到“可笑”，可能这个词不太恰当，但这确实是个问题。GAC 对此也有强烈的感受。很可惜他们现在不在这里，没法谈谈这个问题。

还有其他人也是一样的感觉。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但这真的是一个严重问题，它妨碍了我们的参与度。面对面会议的召开是有充分理由的，也是解决主要冲突和问题的好时机。但如果我们没法参加，那就有问题了。

所以我想请问董事会，也许我们可以不在意这个问题，但还是有人希望问一下，我知道你们还有些时间能四处逛逛或者参加

别的会议。我用的字眼可能不太恰当。你们有没有发现冲突情况比以前更多了？第二个问题，你们是否听其他 AC/SO 抱怨过，会议安排变得越来越难了？谢谢。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克里斯。

克里斯·狄思潘：

谢谢里纳利亚。艾伦，我知道你不希望我们太深入大量细节，但我觉得先明确董事会对当前情况的理解是很重要的，这样我们才能继续下一步的讨论。我的理解 — 或者说我们董事会的理解是，在海得拉巴和这里可以看作是一种尝试，大概以后会推进，在规划这些会议方面，我们的员工和社区之间的接洽已经有了大幅增加，甚至现在还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或者所谓的工作组，会聚了来自 SO 和 AC 的领导人，他们也都极大程度地参与了会议的规划。这样做的结果是怎样的，我举个例子，我听到非常多的反馈说，上次大会有太多高关注度会议了，而这些都是与社群达成一致的。既然可以规划很多高关注度会议，那么也可以限制到三个。

很明显，这种新的接洽方式还处于摸索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是会有所改变和改进的。我知道就本次会议，一般会员也有过“最后一分钟调整”，我用了“最后一分钟”这个词。也许并不是最后一分钟，而只是较晚的时候，要求移动或改动会议。我不了解具体细节。只是听人说起过。但这个调整提交

给社区工作组委员会时，大家都否决了，大家都不想再改动了。所以我理解可能有些人对此会有不满。

我认为很显然，处理这种问题最好的方式是，社群要与会议团队和沙莉的小组紧密合作，对于我而言，的确有非常多的东西需要调整、确定、再调整。有些时候可能很不确定，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变通措施。举例来说，当然这可能也是一个向你们提出的问题，你们刚刚谈到 GNSO PDP，而且常常无法参加。我不确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你们肯定已经向不同的工作组至少指定了一个人作为联络人之类的角色，那么这个人实际上完全可以参加那些会议，又或者你们的意思是，一般会员必须全体参加才算数。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知道这些困难。对我们而言，也并不轻松。我认为，我们需要共同寻找解决方案。不过我不得不说的是，据我所知，我们目前也并未收到任何人的强烈反弹。据我所知，关于这方面仅有的一次是本次会议，有个来自 GNSO 的请求，要求在约翰内斯堡举行一次跨社群的、与地理名称有关的会议，请求我们确认是否有任何冲突的情况，而我们昨天的回应是，实际上你们和团队完全可以协商解决这个情况。不过可以保证的是，如果某个 SO 和 AC 要求不要有任何冲突情况，那么就一定不会有。谢谢。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艾伦，你似乎有回应。

艾伦·格林伯格：

我要讲两点。我们并不是要全体行动。在 ALAC 或一般会员组织中，对各个 PDP 感兴趣的人各不相同，也人数不多，但如果我们的所有活跃会员都能参加的话，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举例来说，尽管我活跃参与到 RDS PDP 中，但我也不能完全脱离另外半天的 ALAC 会议安排。如果我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场，那么显然无法继续担任主席。这样必然会产生混乱。

关于会议改期的事情，我想澄清一下，在一个高关注度主题取消，并且看到周一有不错的空档后，我们确实要求过改期，是 MMSI 提出请求，我们表达了支持。那个反馈主要来自于一个工作组，我们的确会产生冲突，不过如果有助于解决问题，我们将会表达支持。这就是关于负面反馈的汇总情况。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表示了否定。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谢林，关于这一话题，你想要说几句吗？

谢林·查拉比：

是的。我想说的是，董事会是否有遇过类似的情况，我们有，而且确实感到时间受限制。这里我再举个例子。在开始执行前，我们通常会有三天会议，周五、周六和周日。周五，我们有全体委员会会议。但我们不得不取消了，因为那天有 CCWG 第 2 工作阶段全体会议，我们很多董事会成员需要参加。周日，有很多其他活动，所以我们不得不把周日的活动缩短到半

天。所以最后，我们开了个一天半会议，而不是三天会议。所以我们也感觉到时间被压缩了。谢谢。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我认为，这很明显是个值得关注和努力解决的问题。只是恐怕解决方案不会立刻出台。我觉得社群和董事会需要共同商讨解决这个问题。

艾伦·格林伯格：想说清楚的是，社群所涉及的工作执行的很好。我们曾设法将九个高关注度主题减少到五个左右，然后其中两个被取消了，这让我喜不自禁。现在看来，后来有一个似乎也不再是问题了。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好，让我们进入下一主题，我想可能是最有趣的一个。

艾伦·格林伯格：非常感谢。可以打开下一张幻灯片吗？这是我想要花最多时间的一个主题，我们现在还有 12 分钟左右的剩余时间。现在所展示的是关于一般会员审核的调查问题。这并不是关于审核本身的。这只是一组很有趣的示例，体现了人们花大量时间研究的东西，以及我们认为可能正确的答案。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很久以前就不再说，我们代表 30 亿用户，也不再解释我们如

何给每位用户发电子邮件和描述解答。所以我们代表着用户的利益。但是那对很多人来说，也并不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要怎么做？什么才是成功？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问题提供的五个选项，有些选项并没有回答问题，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描述了我们的流程，或者我们的各个组成部分。下一张幻灯片。

这就是那个问题。在你们看来，哪一项最准确地描述了 ICANN 的一般会员社群所扮演的角色。下一张幻灯片。

第一个建议答案是，一般会员社群由 ALSes 和个人 RALO 会员组成，主要代表了其各自的利益。听起来似乎相当负面，但事实上，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每个小组先前本就存在的，很多甚至先于 ICANN，它们所做的都是发出自认为正确的声音。个人用户也一样。RALO 和 ALAC 有责任将他们汇集在一起，并加以平衡从而得出能够代表用户利益的东西。下一个问题，请播放下一张幻灯片。

一般会员社群由组织、ALS 和参与政策制定流程的个人会员组成，代表互联网最终用户的利益。再说一下，虽然不确定这句话有没有回答问题，但它本身是大体正确的，除了我们代表用户的利益而进行运营这一点。我们不是用户的代理。我们确实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个描述基本上涵盖了我们的本质，所以它是一个准确的句子。下一张幻灯片。

我们可以先过一遍这五个选项，然后再逐一分析。一般会员是 ICANN 内部的实体，能够允许所有互联网用户以平等、无差别

的方式参与到 ICANN 政策制定流程中。这简直不能再荒谬了。要是所有用户都可以参与，那么所有人都得立即能够理解 ICANN 所做的每一件事，并且被平等地倾听意见，不，这不可能。下一张。

一般会员社群由一般会员组织、个人会员组成，以一种自下而上、共识驱动的方式有效地参与到全球互联网最终用户社群中。好吧，如果是说所有的用户，这是不可能的，那就又回到了代表 35 亿人的问题上。但如果是说每个工作组与各自小社群最适宜的交互方式，那么是的，而且这也是我们一直希望能够从全体会议上获得的反馈。下一张幻灯片。

在 ICANN 政策制定流程中，ALAC 的当选会员有强制义务站在最终用户的角度发出声音。首先，我们的大部分会员都不是被选出来的，不过除开这一点的话，这句话也是不对的。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强制义务要代表谁来发言。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尝试透彻理解所听到的表述，然后将它统一在我们认为能够代表全球社群的方式之下。下一张幻灯片。

好的。现在，如果你问我，我的回答会很迅速，我们并不打算让大量的人员参与到这个流程当中。这个有点太难以理解，而且与他们的生活没有直接联系。但我们认为，可以让关心流程并且能够提供见解的适量人员参与进来，以确保我们所讲的与他们的世界有所关联。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怎么想？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如何解释我们所做的一切，以便人们不会对我们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谢谢。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有两位董事会成员准备对此做出回应。克里斯先来，随后是乔治。

克里斯·狄思潘：

谢谢里纳利亚。艾伦，谢谢你提供那么清晰的幻灯片和解释说明。可能我要说的会有一些小的争议，而且也从目前的层面拔高了一点。管理权移交跨社群工作组 (CCWG) 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审视、讨论和精炼 ICANN 的使命。从而让 ICANN 的使命更加清晰。ICANN 的使命很清晰地限制于 DNS 以及名称、数字和协议参数。在我看来，用户不是指互联网用户。用户指的是使用我们所掌控的内容的人。换句话说，它指的是注册人，我不确定在数字方面，注册人是不是恰当的术语，但不管怎么说，它指的是使用名称和数字的人。

我认为，尝试代表互联网用户已经远远超出 ICANN 的使命范围，因为实际上，我们并不运作互联网。我们运作的是域名系统，因此对我而言，用户指的是域名系统以及数字和协议参数的用户。谢谢。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谢谢。由于这部分是有争议的，在一般会员社群发布意见之前，我打算让乔治参与进来谈谈他的想法。乔治，请讲。

乔治·萨多夫斯基：好的，我不打算对克里斯所选择的答案发表意见，不过这个问题确实非常基础。ALAC 是关于什么的，它的目的在于什么，它应该怎么样达成目的。无论所涉及的人数有多少，对于 ALAC 来说的确都是困难的，是一项挑战。在 ICANN 的世界里，我们有很多专业的主题，大部分主题都很有复杂性。需要有较深的知识才能很好地表述出来。不仅对于 ALAC 会员是这样的，可能对于注册人或互联网用户都是这样，甚至我们也是一样。至少我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在会议前跟霍莉谈了一下，她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多元化，那么这里就有所呈现。你们就很多元，所以要谨慎提出诉求。无论你是代表互联网用户或是注册人发言，都应该明白，他们来自全球各地、说着许多不同的语言、生活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发展程度，而这显然会影响他们对请求的响应方式，比如对 ALS 来说，政策问题的处理。对于很多基本需求都未能满足的国家和地区，政策简直是一种奢侈，那里的人们得花很多时间解决访问和教育的问题。政策是以后才要考虑的。不过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政策非常重要，而且人们也想要参与其中。

所以让我们认清现实，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多样的世界之中，ALAC 则必须面对这种复杂的多样性。所以刚才艾伦展示的五五个选项中，有些可能适用于某些地区但并不适用于其他地区。因此 ALAC 也可以根据所涉及的人口，设立各式各样的目的。

这样，对于 ALAC 后续工作方式的期望就变得合理了，我很明确地建议 ALAC 应当这一点考量纳入授权外展活动中比如让感兴趣的人们了解问题本身，然后收集、综合、评估做出回应的人的意见，并针对他们的期望采取行动。所以如果可以通过 RALO 向 ALS 高效传播信息，从阿尔韦托·索托列出的内容来看，似乎这一点已经非常成功了，至少在某些地区是这样的，那么我会期待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识别对 ICANN 所做的事情感兴趣的人并鼓励他们自我选择，我们应该这样做，应该促成自我选择，通过适当的个人层面和非个人层面的接触来为他们提供支持。我们不能奢求人们都对 ICANN 的问题感兴趣。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很少数人有兴趣。也许在这个会议中心也只有有一般人有兴趣。但我们可以这样做，当有人感兴趣时，让我们想办法将这些人吸纳到有意义的对话当中，让我们确保在这样的意见汇集区域能够传播关于我们是谁的信息，以及我们所介入的问题的信息，并且通过尽可能广泛的传播，促使自我选择成为一种有效的扩大对话的方法。谢谢。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谢谢你，乔治。这是我听到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棒的回应之一。又有人在排队准备发言了。让我们先从提贾尼开始，然后是艾伦、霍莉和塞巴斯蒂安。不过得注意一下，我们的会议时间已经不多了，请尽量简短。谢谢，提贾尼。

提贾尼·本·杰马：非常简短。克里斯，那确实很有争议。ICANN 章程上说的是互联网最终用户的大本营是一般会员社群，而不是 DNS 最终用户。在最近对章程的修订更新中，也没有更改 ICANN 的一般会员的使命。ICANN 的使命始终如一。并没有发生改变。所以我不理解为什么你现在改变了想法，你想让我们变得好像是被利益所驱使一样。

还有乔治，艾伦刚刚所展示的所有内容并不只是艾伦一个人的想法。甚至也不仅仅代表加拿大。那是全体一般会员的共同想法。所以可以说是整体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谢谢。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谢谢。艾伦。

艾伦·格林伯格：我倒并不在意章程上怎么说，因为如果章程中有错误，也是可以修改的。但我确实非常不同意刚刚克里斯的发言。之前在 SSAC ccNSO 讨论中，曾有人问到我们的定位，这里有一直存在的用户混淆可能。关于用户混淆，我们提交过一条建议给董

事会。在敏感领域保护注册人属于用户问题。所有这些都属于用户问题。当然，注册人也牵涉其中，但我们并不单纯从注册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而是从全局使用的角度来看对用户的影响，我们做出的错误决策也同样会影响那些并不关心 ICANN 的人们。谢谢。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谢谢。霍莉。

霍莉·雷谢：

完全认同艾伦的观点。想想用户混淆问题，想想我们与 PIC 之前的讨论，想想 ccNSO 与 SSAC 的讨论，SSAC 竟然出乎意料地谈到了用户，想想那么多与隐私政策相关的 RDS 资料，至于实际上可能被某些隐私政策所影响的工作组，确实涉及非常广泛，尽管它们的职权范围是在域名和 IP 地址方面，但那些领域的相关政策仍然能够对用户造成深远影响。而那就是 ALAC 需要介入的地方。谢谢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谢谢。我们准备再稍微多花点时间来结束本次讨论。塞巴斯蒂安。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谢谢里纳利亚。我不知道怎么表述才好，但是乔治，在 ICANN 工作这么多年后，我们仍然在探索 ALAC 到底是什么。ALAC 由 15 个人组成。非常容易下定义。这 15 人是由各个地区举荐的，其中一人是提名委员会委派的。但难于定义的是 ICANN 内部的一般会员。不仅仅是 ALAC，包括今天参会和没有参会的我们所有人，如果我们都不能使用准确的词汇来定义组织结构，就更不要说 ICANN 外部的人了。这很不可思议。合格的董事会成员，在谈到一般会员时指的就是一般会员，在谈到 ALAC 时，指的就是那 15 个人。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也许并不是我的英文理解能力有问题，而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对组织结构的理解力问题。因此，ICANN 董事会成员拥有准确的理解才如此重要。抱歉，我的话可能对你还有董事会成员而言有所冒犯。里纳利亚，谢谢。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 首先让我们来听听董事会成员的反应。

塞温·欧耶迪吉

(SEUN OJEDEJI):

好的。谢谢。我是塞温。我只想发表一下大致的看法，尤其是涉及到 ICANN 中的志愿活动。我们听到员工和董事会谈过很多次，关于我们可以如何帮助你们完成工作。如果换成我们可以如何支持你们以帮助你们完成工作，我认为应该会更好。因

为从长远来看，ICANN 是个志愿者社群。人们志愿付出自己的时间来帮助 ICANN 完成工作。

你们并没有帮助我们。你们在支持我们来帮助你们完成工作。所以我想看到董事会和员工开始以那样的角度行事或思考，从而进一步帮助我们的志愿者社群，尤其是一般会员社群。人们志愿付出时间。这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义务。ICANN 希望能发挥自身的作用。所以，请大家在涉及 ICANN 和其他类似社群时，从这样的角度来展开思考。谢谢。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谢谢你，塞温。

我们董事会进行过讨论，有关设立工作组来完成某些事情。哈维尔，请长话短说。

哈维尔·鲁阿-赫维：

好的，很快，我是哈维尔·鲁阿-赫维。谢谢塞巴斯蒂安·巴肖莱的发言，我的发言会更短，我赞同他所说的，不过还有另一件事，那就是关于互联网最终用户的定义，我们不得不承认，互联网最终用户的范围似乎非常非常广泛，所以我希望能设立一些被普遍接受的限定条件。适用于所有的互联网最终用户。谢谢。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谢谢。我准备让谢林做最后的发言，所以现在先有请乔治，他有话想要回应。请稍等一会儿，谢林。

乔治·萨多夫斯基： 谢谢你的指正，塞巴斯蒂安。有时候我思考这些事情时会有一些随意，当我想到 ALAC 时，会想到一般会员，会想到全世界使用互联网的人们。我非常同意艾伦的话，我认为你们的确直接或间接代表着那些互联网用户。

我想要指出的是，在企业设立章程和 ICANN 章程中，明确提到了 ICANN 对全球公益的责任，而我想不出 ICANN 架构下还有哪个其他组织比 ALAC 和一般会员与全球公益的联系更紧密。我想我就说到这里。

[鼓掌]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谢谢你，乔治。这就是为什么他在这里。

有请谢林。

谢林·查拉比： 谢谢。我只想表达一下个人观点。

我同意今天的所有陈述，尽管依据章程，我并没有发现我们的董事会在做决策时忽视了最终用户的利益。

也许在落实到解决方案和行动时可能有点实践性不足，但我们必须始终首先考虑公益和用户，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个决策最终都将慢慢向下影响到最终用户，坦白说，并没有什么人在捍卫最终用户。以上是我的个人看法。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谢谢。我想说的是，你们有董事会。包含 20 位成员的董事会。你们可以从那里获得多元化的视角。关于最终用户的定义，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但我认为有一个基本共识是，最终用户对 ICANN 很重要，让最终用户参与审阅我们的问责制、参与我们的治理以及政策制定流程，增强了组织的合法性。

我们必须得结束了，下一场会议马上就要开始，给大家一点时间道个别吧。

艾伦·格林伯格：

我要说两点。

我应该描述一下我跟克里斯的私人关系，似乎我们俩都抱有不同意对方观点的义务，所以 —

[笑声]

艾伦·格林伯格： 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不论我们说什么事情，对方都会表示不同意。

[笑声]

艾伦·格林伯格： 非常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这次的参与度和有趣程度都高。我们得学着减少话题数量，这样我们就可以做稍微深入一点的探讨，而不是这么赶时间，或许你们应该意识到，最好给我们安排两个小时的时间。但还是非常感谢。在我看来，这是一次非常棒的会议。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谢谢大家。

[鼓掌]

[文稿完毕]